

强者几多辛酸泪

袁瑞萍齐耳短发，身材适中，端庄的面孔上带着些许冷峻。

我见过袁瑞萍训人，浓烈的情感，犀利的言词，把一个身高马大的列车员训得几近落泪，我于是想，这位西京特快“共青团包乘组”的列车长果然不同凡响。

我在袁瑞萍面前打开采访本，当话题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时候，袁瑞萍的语调竟一下子变得柔弱起来——

“……孩子的病叫‘脊髓性脊萎缩’，全身瘫痪。我曾带着她跑遍西安大小医院，均无疗效！爱人是上海人，于是又把小孩带到上海，不料上海也毫无办法！上海归来，积蓄花光了，希望没有了，但我仍没死心！没有！于是我偷偷把结婚时的新衣服，还有姐、哥平时给我买的我没舍得穿过的新衣服，统统托人卖掉了——十年前我二十来岁，我哥在天津给我买了件银灰色涤纶上衣，双排扣，斜插兜，价钱二十八元六角，在七八年，那衣服的款式、质地都是‘领导世界新潮流’的呀，我一咬牙这件衣服也卖了！东拼西凑，八方筹款，带着孩子又上了北京！可是，首都医院的专家说‘孩子得的是不治之症，不要再来了’，哀莫大于心死，这结论不啻是宣判了我们娘俩的死刑呀！后来，有人说东北某地有家医院可去试试，再后来，又有人说南方某地有家医院可去试试，依着我当时的心情，砸锅卖铁也得去试试，可是京线太忙，太

列车长素描

姜汤

累，我跑京线——谁让我跑京线啊……”

袁瑞萍低声饮泣，我不寒而栗；啊，强者几多辛酸泪……

潘玲玲的“贤内助”

西京直四“三八女子包乘组”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潘玲玲。大概因为她是全国人大代表，很忙，几次采访而不遇，懊丧之余，突然想起“每一个成功者身后都有一个无名英雄”的名言，便转而采访了潘玲玲的副手——副列车长段巧玲。

大概是无名英雄的缘故，段巧玲显得庄重而拘谨，她的回答也带着无名英雄的特点，躲躲闪闪，断断续续——“……女子包乘组能有今天，主要是潘车长的功劳……”

“……什么？她不在我们也干得不错？哦，那主要是大家的努力……”

“……潘车长忙，开会呀，传经送宝呀，她不在的时候，我就照她的样子干……”

“……女子包乘组的特点就是女人多，女人一大多要出嫁，出嫁以后要生娃，还会经常碰上那规律性的‘倒霉事’，因此车班经常短事……工作？工作似乎没有受过影响……”

——段巧玲娓娓道来，其态可掬，眼神中流露着善良和颖悟，活生生贤妻良母模样，察其言，观其色，一个不合时宜的比喻从脑际闪过，她真是潘玲玲的“贤内助”……

北京知青跑北京

康存忠是西京直快第六包乘组的列车长，白白净净，瘦骨伶仃，操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每当我见到这位当年云南的北京支边青年，总有意无意地想起两句类似于小靳庄歌谣那样的东西：“……我在云南割过胶，雄心壮志冲云霄……”

现在他在西安，眼下他跑北京。

在开在北京的二八〇次车上，我们曾有过一次简短的饶有风趣的对话：

“跑北京挺有意思吧？”

“你是说挺烦？”

“难道不烦吗？”

我也蹦出一句夹生的北京方言。

“唉，不仅仅是眼啊，”康存忠感叹一声，活似京剧里的叫板。

“车厢本是社会缩影，形形色色百怪千奇，扫地送水要出大力，开关车门真不容易；编组不小共十九节，客流太大十分拥挤；旅客打我我不能打，旅客骂我我不能骂；对内还有三乘一体，互相制约不好平衡，稍不留心就出问题……”

——北京知青跑北京，牢骚竟也京字京韵，真有意思！

狭路相逢“勇”者胜

早就听人说过，孙勇虽然姓孙名勇，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为何？因为他怕狗。据知情者说，凡是家访，每遇列车员家中养有恶犬，那犬纵然不吠，孙勇也定然望风而披靡。

炎炎夏日中，我登上孙勇的车。

刚见面，他即向我诉苦，困难有三：条子太多。内部火并。客流太大。然而不等我答话，他又自嘲似地补充一句：“多少年了都这样，不怕！”

“不怕”一语，掷地有声。

他果然不怕——

打开卧铺票夹，面对诸多持条者，张三软卧，李四硬卧，王二麻子边座……关系户们笑逐颜开；

卧铺统计之后，乘务两个，餐车两个，列检四个……火并中止，化干戈为玉帛；

车厢纵有旅客万千，他加强巡视，指挥乘降，组织洪水……旅客虽挤似乎也还安定——这里的“客流”静悄悄；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具有使一切尖锐对立和谐起来的力量。

在这狭长的钢铁走廊上，孙勇与种种困难相逢，然而最终应了那句老话——狭路相逢

你是瞳仁 你是血液

——读诗人王德芳的《绿雨》 周夫

一个扭曲变形的名字/从拘留所的镣铐里/走出/走进受害者的谅解与信任/先进合同书的鼓励和爱抚/走进流水线浪花的喧嚷/走进匿名信羞涩的情书/走进一台大功率的马达/走进一章交响乐的曲谱/走着走着，他的汗珠/变成了一颗闪亮的音符/走着走着，竟走进一册/诗刊的目录/所有的人都开始/抬起头来/看他！但他的头/却沉重地低下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尊严——身高/一米八五。

这是王德芳新出的诗集《绿雨》中的一首，题目叫做《尊严的高度》。

我和一位诗人讨论过这首诗。那位诗人说：这首诗是写他自己的，结尾用借喻表示他的尊严是历有的，原本就高于一般人。

我不太赞成他这种看法。我想，作者说得很明白，当他得到“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看他”时，“他的头却沉重地低下了”，这才看到他尊严的高度。是否可以这样说，当作者在走出镣铐的时候甚至仍未走出镣铐的时候，当人们还不曾看见他或者还在低头看他的时候，他尊严的高度原本就是一米八五？

我早就认识王德芳这位工人出身的诗人了，那还是在文革运动之前。那时，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行事拘谨甚至见人时有点羞涩的青年，因此才一见面，我心里就很愿意与他来往。后来遇到文化大革命，听说他的日



秋菊 胡义明

子很苦，竟蹲了几年大狱，那原因仅仅因为他爱诗而且写了诗。

万幸，他没有因为囹圄之冤而模糊他的瞳仁，冷却他的血液，他又握笔作诗了，而且很快在全国各地发表，终于有了《绿雨》。

朋友说，王德芳的诗意念太强，政治上太敏感。言下之意抒情不足，多了点刚，少了点柔。

我也持不同看法，有诗为证：

那时，你还青着/却不露声色——悄悄地红/把一瓣瓣的心思/说给我听/结红成一片云了/再也找不见你的身影/夜晚，你却暗送/一缕甜香/悄悄地，甜我的梦。

象《桔香夜思》这样的意境，还不拘柔和甜美吗？而这样的诗在《绿雨》里比比皆是。再读一读《心旋》、《相逢》如“眼里闪动的是酒/醉不醉由你”这样的句子可以说俯首可拾，这能说作者写的是意念？

感谢王德芳，他给了我们一册用他敏锐的目光和他沸腾的血液写成的反映诗人心声的诗集。



本版编辑 叶广岑

“勇”者胜。

我沉思，我冥想：孙勇虽然怕狗，然而岂可见树木，不见森林？

丁如钢果然如钢

西沪一组有列车长姓丁名如钢，此人面如重枣，敦敦实实，嗓门洪亮，且带金属之颤音。

一日，139由沪返秦，行至豫东开封，车站送上一中年白面书生，称铁路局副局长王斌是也。

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副局长比列车长官大六级，丁如钢自然不敢怠慢。于是王副局长吸外烟，品香茗，睡软卧，赏佳肴；凛凛然不可一世。

怎奈丁如钢“张飞穿针”偏偏粗中有细，与那局长茶余饭后的攀谈之中，局然生出疑心，继而看出破绽，继而旁敲侧击，竟认定此为假局长无疑。

须臾，丁如钢抖起

潇洒地走

阿眉

走出故事时/已经厌倦了忧愁/时间把结局带走/留下一个/漠然的宇宙/告别时/潇洒地摇一摇手/喝干五花马和千金裘/换来的美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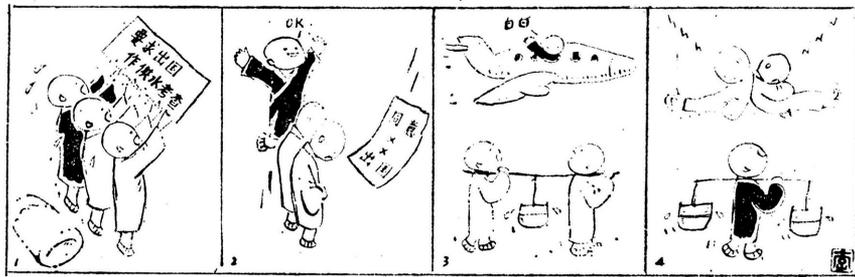
“是李魁还是李鬼？从实招来！”这声断喝如洪钟，依然有那美妙金属之颤音。

“王副局长”忽然跪地，磕头不止，供出自己李鬼身份，临了，竟也喃喃道出“家中尚有八十老母”之吃语……于是众人释然，于是139呼啸向前……

看如平淡最崎岖，却似容易实艰辛——丁如钢果然如钢！

明日/也许会散发弄舟/享受腥风血雨之后的自由/只是……只是有时/会在潮湿的夜里/蓦然回首

三个和尚的故事 李昌修



注册商标

广东省汕头市金科螺钉公司 经理 袁鹏 许培然

广东省汕头市金科螺钉公司系电子工业部指定为彩电整机紧固件国产化配套生产企业。

该公司引进日本先进的成套设备及生产技术，有雄厚的技术力量及丰富的生产经验，能按客户的要求，生产国际标准及美制、日制、德制、英制等多种制式、多种头型、槽型、

厂址：广东省汕头市新乡新岐东路2号 电话：74577

尾型及多种不同材料的自攻螺钉和机制螺钉、组合螺钉、可焊性螺钉。并能按客户来样，来图试制客户需要的特种螺钉。

本公司产品质量稳定，交货快捷。欢迎客户来样、来图、来函订货及惠顾光临。

74578 73255 电挂：9518 业务联系：杨枫桦